

# 山西吕梁反腐探源



本报记者 刘星 田国隼

在山西这次力度空前的反腐中，吕梁官场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从年初的吕梁市市长丁雪峰被带走开始，包括原副市长张中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副部长白云，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在内，6名曾在吕梁任职的副局级以上干部先后接受调查。

此外，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能源”)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大土河”)董事长贾廷尧、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钢铁”)董事长袁玉珠、这3名曾多次登上胡润富豪榜的吕梁商人也先后被带走，而吕梁本地的企业——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离柳集团”)的两任董事长——邸存喜与郭继平也先后被带走调查。

吕梁，这座晋西的资源重镇2003年才“撤地设市”。当时，正是“煤炭黄金十年”的发端，借由资源红利和两次煤改，吕梁在政经地位大提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煤老板。

然而，资源型经济背后是商人与权力的高度捆绑。多名官员与富豪被查背后，映照出了煤矿“黑金”与权力捆绑后的政商生态乱象。

## 白菜价煤矿起家

在吕梁反腐中，牵扯最广、影响最大的商人当属联盛能源董事局主席邢利斌。这个49岁，起家于吕梁的富豪，既与吕梁本地的官员关系密切，又深度介入此前备受关注并遭实名举报的华润收购案，后者又牵出太原公安局窝案。

1990年，邢利斌从山西大学毕业却没有去被分配的单位报到，而是回吕梁的中阳县承包了一家小铁矿。同年，邢利斌租赁经营了柳林县金家庄煤矿，正式进入煤炭行业。当时的邢利斌就开始利用资本的杠杆：金家庄煤矿的生产和扩建资金几乎全部为借款。

邢利斌介入煤炭生意之初，资金匮乏，就从中阳、柳林等地村民手中集资购买煤矿。一名来自柳林的知情人称，邢利斌言而有信，到期就足额支付了集资的本金和利息，当地的老百姓都愿意借钱给他。邢利斌出具的集资借款白条，在当地一度成了可以流通的硬通货。

邢利斌有着超常的胆量和嗅觉，他精准把握住了煤炭暴涨前夜的有利时机，长达近10年持续走高的煤炭市场保证了其一手

手打造的联盛集团在高杠杆模式下扩张，链条仍不断裂。

知情人称，起初吕梁乃至山西的煤矿多为村办企业，交给个人承包经营。当年这种承包还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敢去承包的人都有一定的想法和能力。

不过，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涨，承包人与村里的矛盾日益加剧，承包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多选择私挖滥采，并对政府监管人员进行利益输送。

第一次变化出现在2002年，当年联盛集团所在的柳林县提出的“一退两置换”，即国有资产有偿退出、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置换政策，对全县国有企业进行改制。

当时的试点煤矿就是被邢利斌买走的兴无煤矿。回过头来看，2002年用8000万元买下柳林兴无煤矿是邢利斌人生的转折点。2002年正是煤炭价格暴涨的前夜，这笔收购后亦备遭诟病。第二年，吕梁撤地设市，第一任市长是2003年开始担任吕梁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聂春玉。

当年年产量达60万吨的兴无煤矿是柳林县最大的国有矿。资料显示，位于柳林县城南柳石公路6公里处的兴无煤矿，地质储量15312.3万吨，可采储量14021.2万吨。按地质储量计算，邢利斌每吨付出的仅为0.52元，按可采储量计算，邢利斌每吨煤炭付出的价格仅为0.57元，这个价格被媒体称为“白菜价”。

可以形成对比的是，2003年，柳林同德焦煤公司60%的股份就卖出了3亿多元的价格，同德焦煤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储量约为6923万吨的矾水沟煤矿和洗煤厂，价格远高于兴无煤矿。

邢利斌曾向媒体解释：“买兴无的时候，煤价是100多块钱，买下就开始涨，那假如煤价涨了，那我不就血本无归了？”邢利斌还称，这笔交易曾经有相关部门调查过，没有问题。

柳林当年的“一退两置换”因为涉及产权改革，一度引发巨大争议。2003年，山西省有关部门专门发文，国有煤炭企业不允许进行股权转让和托管，不过柳林煤改与2005年山西煤改的思路一致：即通过有偿出让的方式完成煤矿的产权改革。

为了规范煤矿，山西在2005年拿出了“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方案，只要交一些资源费，矿井达到一定标准，个人就可以合法拥有煤矿的所有权。这些改革一度吸引了温州、福建的诸多商人来山西投资开矿，而大多数煤老板也由此发家。

## 扩张梦的破灭

产权私有化并未遏制频发的矿难，山西在2007年再次启动煤改，通过鼓励大煤矿兼并小煤矿来实现煤炭的资源整合。

按照这次改革，各地大一些的煤矿将独立保留，小一些的煤矿则会作为被兼并方与大集团进行重组。

这次资源整合的主导力量在各级政

府，能否成为被保留的煤矿，能否顺利收购优质煤矿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靠政府。多位知情人表示，通过资源整合，一些小煤老板和凭借权力入股煤矿的低级别官员得以顺利变现离场，同时也产生了一批资金更加雄厚的大老板和与之勾兑的高级别官员。

这也是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急速扩张的开始。在当年的吕梁，兼并重组的整合主体企业共有27个，其中大型国有煤炭企业4个，而联盛则拿到了27个中的两个名额，即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与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华润联盛能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11日，系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联盛投资”)与华润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润煤业集团”)共同出资设立。

华润联盛斥资70亿元在中阳、交口、石楼、兴县、临县、孝义等县市收购矿井39对，整合后形成13对主体矿井。2012年达到3000万吨，这相当于2012年山西省煤炭产量的1/30。

联盛自己也借此大规模扩张，一位知情人称，联盛收购的价格很高，而联盛大肆收购煤矿的资金，大都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

借助煤炭资源整合的有利时机，联盛集团飞速扩张。

也就是在这次资源整合的大背景下，2010年，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与邢利斌，还有华润集团的总裁宋林坐到了一起。当年2月9日，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华润联盛与金业集团共同签署协议，宣布金业集团被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润联盛一起收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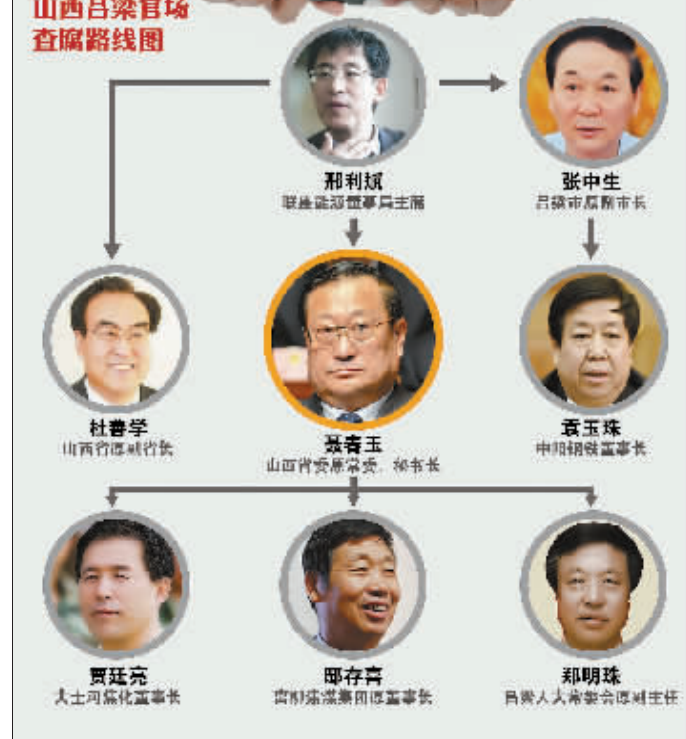
然而这笔交易却遭到了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的实名举报，王文志称，宋林在这笔收购中有渎职行为，导致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命运没有再一次眷顾胆识惊人的邢利斌，等待联盛这一阶段疯狂扩张的是煤市急转直下，长达数年的阴跌。很快，急速扩张带来的资金链隐忧凸显，联盛债务危机爆发。2013年11月29日，总资产600亿元的联盛集团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

一名接近邢利斌的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在联盛债务危机公开爆发之前，他亲眼目睹邢利斌频频前往孝义、离石等地，争取雄踞吕梁的煤炭、钢铁领域大亨的支持。

据《南方周末》披露，截至2013年9月底，联盛对外融资总额达268亿元，而吕梁本地九大大型民营企业曾为联盛担保156.63亿元，在国家开发银行及山西农村信用社均有超过40亿元的债务。

2014年3月12日，邢利斌被警方从太原武宿机场带走协助调查。有消息称，邢利斌最初接受调查就是因为牵扯资金运作事项，但因为其在吕梁乃至山西的政商的诸多关联，最终成为山西反腐的一个引爆点。



2014年9月1日，山西省吕梁市多位政、商界人士透露，聂春玉主政吕梁期间，在煤炭市场繁荣大环境下，两次煤改造就了多位能源大亨。CFP供图

## 买官卖官

依靠煤价飙升与两次煤改，吕梁的GDP获得了骄人的增长，并出现了一批影响力巨大的商人。“在吕梁做官跟钱斗”，这是吕梁官场人所周知的秘密。

多个消息人士指出，邢利斌与聂春玉关系十分密切，正是邢利斌牵出了聂春玉。联盛获得资源整合主体的通行证和大肆向金融机构借款之时，正值聂春玉主政吕梁。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邢利斌飞速扩张时的前期工作，都是在一名时任柳林县主管煤炭的副县长大力帮助下完成的。这名副县长此后被调到吕梁市煤炭局任副局长，再之后就悄然离职。这名副县长当时就取得了聂的支持。

据了解，该副县长离职后进入了联盛，在海南从事房地产开发，在《晋商》杂志的一篇人物特写中，该前副县长被称为山西联盛集团在海南的“开疆大吏”。

而邢利斌起家时的柳林县长闫国平更是邢利斌的重要生意伙伴：他后来成为了山西华润联盛能源公司的负责人。闫国平当年参与并推动“一退两置换”

后调任汾阳市市长。2008年，闫国平因为矿难被免职，此后闫进入华润工作。

此外，这次被带走调查的退休副市长张中生曾长期主政邢利斌起家的中阳县，后升任吕梁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而同样被带走调查的袁玉珠，就是中阳钢铁的董事长，并在联盛陷入危机时，提供达10多亿元的互保资金。

官商结合在吕梁非常普遍。一名商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产权改革以后，很多煤矿的背后都有官员背景，“实际上这个矿就是官员跟商人两个人的。”这名商人说，在资源整合开始后，很多官员与小商人就借助政策顺利变现离场了。

一名知情人称，在吕梁临县一次人事调整中，头一天常委会定下的教育局长人选，第二天公布的时候却换了人。

吕梁被查官员中，最有悲剧意味的，可能要算吕梁市市长丁雪峰。

多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表示，丁在当地口碑不错。从2001年开始任吕梁地区行署副专员(相当于副市长)，一直到2012年升任吕梁市市长，丁雪峰始终没能融入吕梁本地的政商圈子，很受排挤，也

本报记者 田国隼 刘星

苏达仁被带走调查后，北大青鸟董事长许振东也受到牵连。2014年3月初，许振东离开北京赴港，至今滞留未归。

据一名同时接近苏达仁和许振东的人士介绍，苏和许，与众多赴港澳游玩赌博的山西煤老板一样，大都喜欢选择香港的四季酒店住宿。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4月4日，记者通过酒店座机与许振东取得联系，许确认自己身在香港，但并未解释滞留香港未归的原因，只是称“苏达仁的事与自己无关”。

据上述知情人称：“看起来，许振东与苏达仁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好像在闹矛盾”。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经过2011年的改制，北大青鸟集团股权层面的持有者，主要由3方面构成：北京大学、以董事长许振东为代表的高管人员以及数名文艺界人士。其中高管持股平台是北京元庆吉商有限公司，几名文艺界人士的持股平台为北京四海华澳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四海华澳”)。

资料显示，四海华澳成立于2004年10月，四海博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四海博业”)持股90%，袁海波持股5%，陈倩倩持股5%。四海博业由中国演艺界著名的北京千思文化有限公司控制，公司主要经营演艺、餐饮、房地产和高尔夫运动。

# 多面掮客苏达仁

千思文化、四海博业和四海华澳的法人代表均为袁海波，主要股东为陈广田、陈倩倩。

资料显示，北大青鸟与四海博业之间早有渊源。北大青鸟曾于2001年投资北京馨叶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北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2003年年底又将有关股份转让给了北京四海博业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青鸟的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北湖9号，正是四海博业旗下的资产。

通过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到，北京千思文化有限公司与诸多知名艺人签有协议。但尚不清楚顶着北大青鸟执行总裁身份，在文艺圈长袖善舞的苏达仁与千思文化有何种牵连。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苏达仁最早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教师，通过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平台，苏达仁积累了大量的军旅演艺资源，他很早就开始带着艺人全国各地“走穴”赚钱。

从公开查询到的材料发现，苏达仁与山西籍的演艺界名人交往颇深。

2010年，北大青鸟集团赞助某山西籍

总政歌舞团歌手在上海开演唱会，苏达仁以北大青鸟执行总裁身份与这位歌手一起揭晓了上海世博会志愿者主题曲。

2011年，另一个知名山西籍军旅歌手在北京万事达中心开演唱会。据北大青鸟内部网站报道，“北大青鸟集团董事长许振东、总裁柯育国、执行总裁苏达仁到场观摩并祝贺”。

这场演唱会声势浩大，已落马的前军委副司令徐才厚亦出席捧场，多名知名军旅歌手也以走红毯的形式表示祝贺。

宣传材料显示，许振东担任这场演唱会的出品人，苏达仁担任总监制。其中，苏达仁在写给这位军旅歌手的贺词用了“兄弟心、手足情”的字眼。

苏达仁不仅游走于山西籍艺人中，同时也常在煤炭能源领域的山西商界左右逢源。2012年3月，山西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在三亚丽兹卡尔顿酒店举办了轰动一时的“7000万嫁女宴”，这场活动明星阵容堪比春晚，总策划正是苏达仁。

一个参加了此次婚宴的山西企业界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称：“苏达仁平时衣着朴素，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农民，

走在大街上你根本想象不出这个人的能量如此之大”。

一个是扎根山西深耕的煤老板，一个是游走于文艺圈的执行总裁，邢利斌如何与苏达仁发生交集的呢？

据不同信源的人士讲述，已被带走调查的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离柳集团”)前董事长邸存喜是介绍邢与苏认识的中间人，而邸与苏的结识，则是通过邸的战友——上述在北京万事达中心开演唱会的某军旅歌手。

8月底，离柳焦煤前董事长邸存喜喜等多名吕梁煤老板被调查。在邸存喜被查前一个月，其现任董事长郭继平亦被有关部门带走。

公开简历显示，吕梁煤业人邸存喜是一名复转军人。离柳集团曾给纪委赞助过一台晚会，许多一线著名演员都是邸存喜自己请来的。公开报道显示，2008年12月，由离柳集团赞助，吕梁市举办“廉政晚会”，阎维文等知名艺人到场。

作为佐证，一名吕梁孝义的知情人向记者展示了其手机中存有的与知名文艺圈人士的合影。

在苏达仁的牵线下，先是在2011年1月，由联盛集团与北大青鸟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出资90%与10%组成山西青鸟联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青鸟联盛”)，地址位于柳林县联盛集团办公大楼。当年9月，离柳集团与青鸟联盛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孝义市国资委持股51%，青鸟联盛出资40.64亿元持股49%。

2013年10月，邢利斌的联盛集团300亿元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今年2月中旬，邢利斌已经与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90%的债权人金融机构达成共识，眼看重组有望，3月12日他被带走调查，同月苏达仁被扒。

这些煤老板出事的一个大背景是煤价的滑落。2012年以来，随着市场需求的下滑，煤价不断缩水，包括邢利斌的联盛在内的煤企都遭遇了销售不畅的境况。之前一直依靠高杠杆模式运作的联盛，面临非常巨大的资金压力。

有知情人称，苏达仁是邢利斌运作北京方面的总公关，借助文艺圈的资源，苏达仁与诸多高位权人士发生了交集。

在能查询到的各种宣传活动中，苏达仁都是以北大青鸟集团执行总裁身份出

现，但是今年4月苏达仁被查出后，4月7日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还专门发出声明，称苏达仁不是北大青鸟集团执行总裁。

一名接近苏达仁的人士称，苏达仁在北大青鸟主要是挂名，他因和演艺圈熟识，进而挤入政商圈。

据调查，苏达仁还是遭记者实名举报的山西金业焦煤集团(以下简称“金业集团”)与华润电力交易的牵线人，而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与华润电力老总宋林的联系则源于邢利斌的介绍。

通过苏达仁，山西两个名气颇大的煤老板发生了交集，与此同时，诸多与邢利斌和张新明熟识的山西官员也热衷于通过苏达仁结交关系，以图升迁，至此也埋下了祸根。

苏达仁的能量不局限于山西一地。据了解，苏达仁还与华润收购了36.9亿元人民币(约44.63亿港元)收购了江西富商熊贤忠的洪客隆超市业务有关。

熊贤忠的大学同学正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苏荣的授意下，熊通过苏达仁得以与宋林认识并完成交易。目前，熊贤忠正暂避香港。

据知情人披露，收购完成后，这笔交易遭到多人的非议。一位熟悉金融界的人士说，按当时估值，洪客隆顶多不超过30亿元。《南方人物周刊》也援引江西司法系统一位知情者称，这笔交易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上接1版)一年多来，中塔关系呈现全面快速发展良好势头，各领域合作突飞猛进。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48%，增长势头强劲。一批新的大型合作项目陆续上马，合作成果亮点纷呈。中塔公路一期全线贯通，杜尚别2号热电厂一期工程一台机组并网发电，中塔矿业冶炼工业园启动建设，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塔吉克斯坦境内段建设和杜尚别2号热电厂二期即将开工。中塔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

上个月，塔吉克斯坦200名中学生来华出席夏令营活动，他们来自杜尚别等30多个城市。孩子们在北京、天津、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两国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相互展示才艺，介绍本国文化，结下深厚友谊。青少年是中塔友好事业接班人，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相信他们一定能把中塔友好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回顾中塔关系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重要经验。

——相互尊重是中塔关系顺利发展的前提。相互尊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是中国对外交往始终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和精神也写入了《关于中塔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联合声明》。国与国相互尊重，必须彼此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彼此尊重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并相互支持。尽管中塔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习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双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原则，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最大限度照顾对方关切，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中塔两国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典范。

——互利共赢是中塔合作不断扩大的动力。中塔两国尽管发展阶段不同，但在合作中坚持互利互惠原则，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己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这种以互利共赢为目的的合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其发展前景必将随着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和合作水平进一步提高。

——我们致力于加强政策沟通，推动两国国家发展战略协调和对接，共同为两国大型合作项目提供政策支持，携手构建良好贸易和投资环境。

——我们将致力于促进贸易畅通，发挥好中塔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协调和指导作用，积极引导两国贸易均衡发展，不断扩大贸易规模，丰富贸易种类，优化贸易结构。

——我们将致力于实现道路联通，共同推动两国之间以及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构建两国政府和边境地区政府长期稳定的口岸管理合作机制，提高两国边境口岸通行能力。

——我们将致力于推动货币流通，积

极开展两国央行及商业银行互利合作，扩大两国本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为对方银行在本国开展业务提供便利。

——我们将致力于扩大民心相通，加强两国教育科研机构、新闻媒体、民间友好组织、文艺团体和青年组织友好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让中塔友好世代相传。

我们在塔吉克斯坦的另一项重要日程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海组织是中塔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密切协作的重要平台。在上海组织框架内，我们同其他成员国一道，积极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以实际行动开创了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系新模式。

上海组织成立13年来，坚持以安全合作为基础，以经贸合作为保障，以人文交流为动力，在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并采取多项务实举措不断深化经济合作和人文合作。上海组织成立了地区反恐机构，签署了打击“三股势力”的上海公约，迄今已经举行10余次联合反恐演习，有力震慑了地区恐怖极端势

力。上海组织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有力推动了成员国经济发展。2013年，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由2001年成立时的4.8%上升到14.9%。成员国社会各界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巩固了传统友谊。

当前，上海组织维护安全、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三大任务更加紧迫。以更高水平的互信、更有效的合作、更紧密的利益融合，增强本组织应对威胁挑战的能力，夯实务实合作和人文合作基础，已成为全体成员国的共识。

塔方作为上海组织现任主席国，为深化组织团结互信和务实合作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中方愿同塔方和其他成员国一道努力，开展好塔峰会，使上海组织更好维护本地区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我对中塔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期许。我们愿同塔方携手并肩，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